



亲爱的

黄玫瑰

韦伊

著

北京文心出版社

黄玫瑰
QUNAIDEHUANGMEIGUI

出身在乡野的黄玫瑰来到了都市，
命运之舟便飘荡在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上，
和陈教授意外的邂逅，
激发了她身上潜在的艺术天赋；
青梅竹马的小广，
和她出演了一幕令人扼腕叹息的婚恋……

ISBN 7-5317-1803-0



9 787531 718031 >

ISBN 7-5317-1803-0

7-5317-1803-0

亲爱的黄玫瑰

韦伊·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爱的黄玫瑰 / 韦伊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5317-1803-0

I. 亲… II. 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号

亲爱的黄玫瑰

作 者 / 韦 伊

责任编辑 / 宋玉成 刘 薇

封面设计 / 赵菁华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/ 7

字 数 / 130 千

版 次 / 200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5 年 7 月第 1 版印刷

印 数 / 1-8000

定 价 / 20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803-0 · 1671

作者简介

韦伊，1979年出生于浙江景宁，现居杭州，本书是作者继长篇小说《咖啡情人》《纸戒指》后新推出的长篇力作。

责任编辑：

宋玉成

装帧设计：

赵善华

刘薇



作者简介

韦伊，1979年生，已出版长篇小说《咖啡情人》、《纸戒指》。



第一章

那时候村里的一群小孩子经常玩一种抢新娘的游戏。小广总是能第一时间把我抢到手，于是召集一帮孩子，敲着脸盆茶缸打打闹闹地迎娶新娘……



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一位年约五十的男人转过头来问我，并且上下打量着我。他是这里的常客，店里的老板娘和伙计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“陈教授”。

陈教授结账的时候，在柜台上看见了 my 速写本。其实那谈不上是本速写本，只是用一些大小不一的白纸装订的一个本子。我喜欢拿铅笔在上面涂涂画画。

“我叫黄玫瑰。”我低声细气地回答他。

“黄玫瑰？”他看了看我，嘴角浮出一丝笑意。这笑里也带着一点怀疑，“很特别的名字啊，黄玫瑰是你的真名吗？”

“是，是我的真名。不信你可以看我的身份证！”我连忙解释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已经从我的花格子衬衫兜里把身份证掏了出来，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“黄玫瑰”。

我上面有三个姐姐。父亲姓黄，给大姐取名叫黄桂花，二姐叫黄桃花，三姐叫黄菊花。父亲没有什么文化，名字取得是一个比一个土，到了我这儿就叫黄菜花了。因为在家排行老小，所有家里的人，还有村里的乡亲们都叫我小花。村里阿春婶子家养了一只小花狗，那是村里最漂亮的狗，阿春婶子也叫它小花。因此，我不喜欢自己的名字。

记得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学校里一位漂亮的女老



师经常哼唱着一首歌：“玫瑰呀玫瑰……开在我心房……”

有一次，我终于壮起胆子问她，“老师！玫瑰是花吗？”

“是花，是一种很漂亮的花。不过我们这里没有，只有县城里的花店里有。”女老师当时很亲切地摸了摸我的头。她是外乡人，听说在大城市的学校念过大学。我想她一定见过玫瑰花。

自从知道玫瑰也是一种花后，我就擅自在自己的作业本上把“黄菜花”改成了“黄玫瑰”。虽然当时并不知道玫瑰是一种什么样的花，但我想它既然能编在歌里，让漂亮的女老师那么喜欢唱，那它一定是很漂亮的花。至少，黄玫瑰比黄菜花听上去可好听多了。

一开始，老师在课堂上拿着作业本念到“黄玫瑰”的名字的时候，总是带着疑惑的表情在同学中擅寻，也总能惹得同学们一阵哄堂大笑。渐渐地，老师同学也都习惯地叫我黄玫瑰了。后来从乡里来了一支人口普查的队伍，说来也奇怪，从此我在户口本上的名字真的变成了黄玫瑰。

父亲在得知我擅自改了名字以后，罚我在搓衣板上跪了一天一夜，“你忘了祖宗了你，连名字也敢改！他妈的小野种，你到底是不是我生的？”

“老师说……玫瑰也是花……”我小声地为自己辩解。对子父亲来说，我是个没祖没宗的小混蛋。我缩着脖



子,生怕他手上的竹鞭子会随时抽到我身上。我记得当时自己穿了件黄色的衬衫。衬衫很大,是大姐穿了二姐穿,二姐穿了三姐穿,最后才轮到我的。从那时候起,我就认定了自己是一朵美丽的黄玫瑰。

“这是你画的吗?”陈教授继续翻着我的小画册。我在那上面画了好多东西,有面馆服务员的肖像素描;有老板娘闲暇之余坐在柜台里抽烟的生活场景;也有街道上的众生百态。他问我,“你喜欢画画?以前学过吗?”

“没有。”我低着头说。

“那你愿意跟我学画吗?”陈教授又问。

“愿意!”我兴奋得抬起了头,但很快我的声音就低了下去,“可是我没钱!”店里的姐妹们都说这世界上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,什么事情都得沾个钱字。我连吃饱饭都成问题,不敢奢望这些。陈教授没有说话,又一次上下打量着我,我正不自然地揉弄着我的衣角。

“丫头!”这时候,老板娘在厨房里叫我。

“对不起!我得忙去了!”我转身正准备进厨房,陈教授叫住我,他上前递给我一张名片。说是我如果想学画的话可以给他打电话。

晚上十一点,面馆打烊了。从面馆到我的住处路程并不很远,我一直都是步行回去的。记得念初中的时候,从乡下到镇里的中学要经过一段十五公里的崎岖山路。

早在那时候，我就练就了一双铁腿。

我的暂居住所是德胜小区里一幢居民楼的地下室，那是一间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。由于常年不通风，也见不到阳光，房间里总是阴暗潮湿的。可这对我米说已经足够了，只要能逃离那个噩梦一样的家乡，哪怕是流落街头，我也愿意。

还记得一年前，小广带着我离开家乡的那个夜晚——

我穿着大红的新娘服，把我的新郎灌醉了，蹑手蹑脚地从衣橱里拿出早已经整理好的行李，趁夜深越窗跑到了村头的田埂头。小广在那里等我，他说他会带我离开这里。小广和我是一个村的，我们同龄，而且是邻居，可以说是青梅竹马。小广五岁的时候就对我说，他长大了要娶我做他的老婆。那时候村里的一群孩子经常玩一种抢新娘的游戏。小广总是能第一时间把我抢到手，于是召集一帮孩子，敲着脸盆茶缸打打闹闹地迎娶新娘。

出逃那天，我和小广连夜翻过了村外的小山。走的时候，我没有回头看一眼我的家乡。我恨这个可恶的地方，更恨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在两个月前，因为赌博欠下大笔赌债，把我输给了村里一个比我大十八岁的流氓光棍。

我惟一舍不得的是我的三个姐姐，是她们用平时到镇上卖鸡卖鸭的钱跪在父亲面前哀求，才能让我顺利地在镇上念完初中。也许我应该认命的，我的三个姐姐都是因为父亲的赌债，最后不得不嫁给父亲的债主，大姐

还在去年生了一个儿子。

可是老天，我当时只有十七岁。所以我必须走，我要和小广去城市里，去寻找我们自己的未来。

天刚蒙蒙亮，小广拉着我的手逃到了镇上。到镇上以后，我们不敢停留，匆匆吃了口饭，就坐上了去县城的早班车。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于是就决定到县城的汽车站以后，能赶上去哪里的长途汽车，就去哪里。

我和小广就这样一起逃到了杭州，这个美丽的人间天堂。

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在面馆做服务员的事做。不久后小广也在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份临时的小工。现在我们租住在德胜小区的地下室里，一个月一百二十元的租金。

小广今天已经比我早回到了住处，“回来了！”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坐在钢丝床上低头继续摆弄着手里的东西。他边摆弄边对我说，“这是我工地上的一个工友准备扔掉的小收音机，我把它要了下来。”

“太好了！以后我们有收音机听了！”我高兴地走到床边，好奇地坐下来，看他像个贪玩的孩子一样摆弄着它。小广和我其实都还是个孩子，我们都只有十八岁。十八岁的年纪不懂爱，可我们一起共患难已经一年了，我们知道，我们需要彼此。

“我今天遇见了一个画画的教授，他说我可以跟他学画。”我从口袋里拿出陈教授的名片递给小广看，“他

让我想通了就给他打电话。”


“玫瑰，”小广接过名片看了一眼，然后抬起头难过地看着我，“我知道画画是你的梦想，可是我们没有钱。”

“我知通，我知通的！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我什么梦想都可以不要！我只是说说而已嘛！”我撒娇着，把头轻轻靠在他的肩膀上，“我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你就是我的梦想！”我的目光停留在墙上的一幅画上，那是我画的。画里而的人是我和小广，画的是我们小的时候在后山的油菜地里，小广把一块红色的方巾披在我头上的情景。贴着画的那面墙是我们这个阴暗房间里最有生命最有色彩的风景。

小广似乎已经把收音机弄好了，他站起身把它放到床头边。房间里飘起了电台的音乐声。他到门口墙角的煤气炉边，提起上而的旧水壶。水壶已经熏得很黑了，他把热水倒在一个黄色的塑料脸盆里。“累了一天，洗个澡吧，我已经给你烧好水了。”

我拉上了黄色的碎花帘布，这是隔离在我和小广两张钢丝床中间的布帘。尽管我们已经“同居”一年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对我做出过逾越雷池的事情来，最多也不过是抱抱我而已。

他不是没有欲望，十八岁，是个大男孩了，已经懂得男女之间的事情。他有过很冲动的一次，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没有那样做。在很多人看来，那是个很可笑的理由：因为我们怕怀孕，我们没有钱做流产手术。



第二天天还没亮,小广就早早地上工地去了。他走的时候,掀开布帘在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,我们一直认为这是城里人才有的习惯,小广学会了。在一个月以前,他说在电视里看到:男人在早上离开家的时候,都会在妻子的额头上印一个早安吻。

几天后,陈教授又出现在了打工的这家小面馆。他问我想好学画的事情没有,他说他看出来我是个很有天分的孩子,他愿意培养我,他可以不收我的学费。

我告诉他我从很远很远的农村来,家里很穷,没有钱上学。陈教授说他一个礼拜后会再来问我,如果我那时候还拒绝的话,他会感到很遗憾。

“丫头,你真的决走放弃吗?这对你来说是个难得的好机会,陈教授可从不轻易收学生的。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画家,你跟着他会有好前途的。”老板娘看着陈教授走去的背影对我说,似乎也很为我感到惋惜。娘是个好人,当初是她收留我在面馆里工作的。

虽然从跟着小广一起离开家乡的那一刻起,我就一直认为只要和小广在一起就是我的未来,我的希望,我的梦想,可是现在我发现埋藏在心里想学画的梦想又开始蠢蠢欲动。后来小广主动提出要我去学画,他说那是我的梦想,他要成就我的梦想,因为他是我的男人。

我承认在这点上,我是自私的,我决定学画了。小广开始每天早出晚归,他不仅白天要在工地做工,晚上还

要去一个送水公司做兼职。

我离开了面馆，每天去南山路的画廊里画画。画廊是陈教授开的，他带了五个学生，画室就在画廊的里面。陈教授要我去上夜校，参加成人高考。他说只要我刻苦一些，不用很长时间就可以上美院了。

现在我已经二十三岁了，想起那段时光恍似一个梦。

我和小广在一年前搬出了那间地下室，我们有了一个更舒适的家。自从我决定考美院开始，他就承担了我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。他现在已经不是建筑工地的民工了，由于他努力工作，三年前老板就提升他为部门经理了。





第二章

我的手滑过他的脸，我渴望他的唇可以盖上来。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，我告诉自己我们现在有钱可以做流产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已经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安全套的东西……